

看文物 说蚌埠 ⑮

群雄逐鹿的三国时期,地处南北要冲的蚌埠地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,山水之间留下很多名人史迹——

蚌埠地区的三国遗踪

□张建平 文/图

自东汉末年至南北朝,蚌埠地区屡遭兵燹。先是黄巾席卷黄淮,与官军厮杀多年;后有袁术袁绍董卓曹操等军阀混战,再加上瘟疫流行,导致千村薜荔、万户萧疏。据《安徽地方志·人口志》记载:“东汉末年起的数百年间,是安徽人口发展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低谷,不仅战祸惨烈,而且灾荒迭起,人口损失极大。曹操在攻打陶谦时,纵兵肆意屠杀,皖东北各县人口几乎绝灭,‘天旱多荒,士民冻餒,江淮间相食殆尽’”。曹操在《蒿里行》诗中,也感叹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,念之断人肠。”据史籍统计,三国时期,安徽的人口只有四五十万人,人口数量处于极深低谷,社会经济也陷于停滞。

蚌埠市博物馆《古代历史文化陈列》介绍:“东汉政权覆灭后,全国陷入长时间、大范围的动荡分裂割据状态,地处南北要冲的蚌埠地区更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”

汉末三国是豪强四起、群雄逐鹿的时期,蚌埠地区也留下多位历史名人的踪迹。现存遗迹最多、内容最丰富的,首数曹操。

曹老集·点将台·曹山

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,蚌埠市区有145处不可移动文物点,曹老集镇有40处,且绝大部分文物年代集中在汉代前后。

淮河、浍河之间的曹老集,史料记载为东汉末年曹操屯兵地,民间传说有运粮河、屯兵营、三步两桥、72口曹操井等遗迹。2008年11月,蚌埠市博物馆文物普查人员在曹老集镇发现大面积的汉代聚落遗址。普查人员在数天的田野调查中,在多处台地上采集到汉代陶片等。普查人员介绍,这一地区的地面裸露文物年代从汉代延续到宋明,表明该地区自汉代以来,一直有居民在此生产生活。

市博物馆《古代历史文化陈列》介绍,建安二年(公元197年),曹操亲率大军攻打在寿春称帝的袁术,在淮河一带激战;斩袁术大将桥蕤后,在北颍河岸扎下曹家营,屯兵储粮。经过考古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考察勘探,探明曹操在北颍河一带的屯兵聚落遗址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,遗址核心为南郢村一带。

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实行“军屯”,是汉代流行的一种发展经济、保障供给的国策。由于连年战乱,黄淮一带不少地区人烟杳见、土地荒芜,官兵无处征粮。曹操就在多地开始屯田,一方面满足军队自需,同时也起到保障安民、恢复经济的作用。据史料记载,曹操在北颍河安下中军大寨,设东南西北各大营,同时启动军屯,招募流民返乡,于是该地人烟复起。这些军屯遗址一直延续到现在,如南郢(营)村、北郢(营)村等地名可证。中军大营俗称曹老营,距曹操故里谯郡(亳州市)仅100多公里。曹兵撤走后形成集镇,明朝中期改称“曹家集”,清朝中期后又称“曹老集”,成为南北官道上的一处繁华集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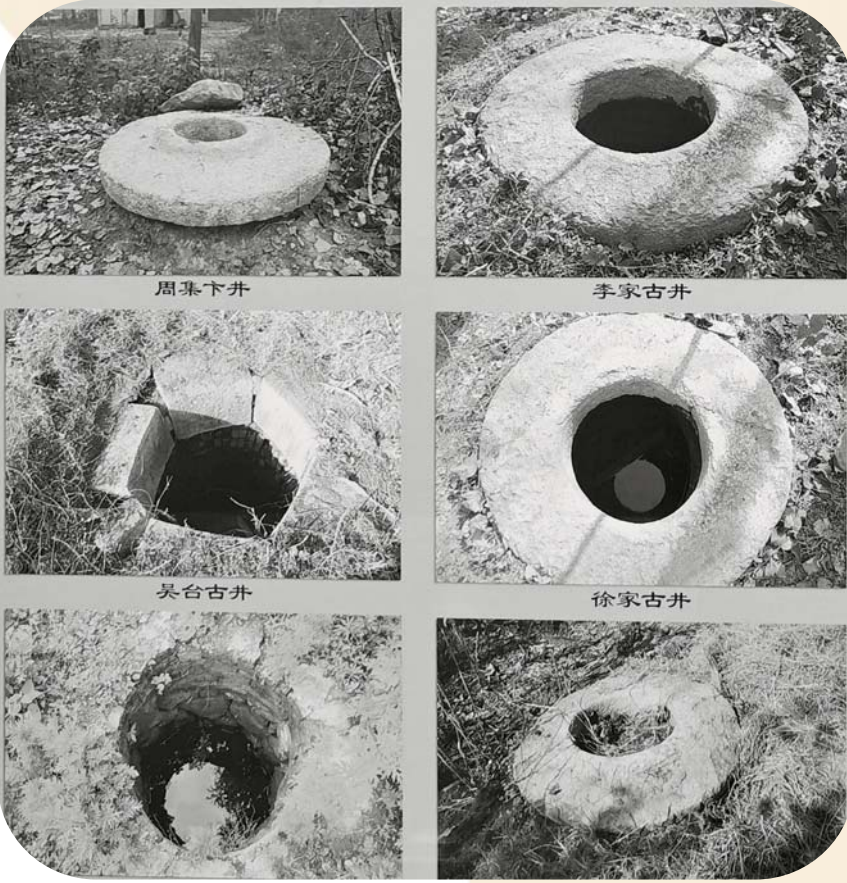
在2008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,普查人员还在曹老集镇的多个村庄发现古井,与“72口曹操井”的传说契合。勘探发现,这些古井的井口多用石质井栏,井壁砖砌。

水井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,经过了土井、木券井、陶券井、砖券井的演变。西汉以后逐渐弃用陶券井,改用更方便、坚固的砖券井。砖石砌造井壁的方法一直沿用到近代。曹老集镇发现的多口古井,在形制上可以判断年代,虽然有些古井经过历代维修,更换了井栏和部分砖材,但仍然可从旧砖的样式和材质上鉴别出汉代特征。

《晋书·食货志》记载了曹操在淮河流域的军屯成果:“自寿春到京师,农官兵田,鸡犬之声,阡陌相属。”曹魏时期砖结构古井等文物的发现,从不同角度



梅桥镇北村新建的曹操点将台。



市博物馆展出的曹操屯兵遗址处的古井图片。



曹肃井东西均为民宅,东侧道路占据了半边井台。

印证了官修史料。

梅桥镇肥北村根据历史传说,在清沟河北岸复建了“曹操点将台”。点将台东邻安徽三汉河国家湿地公园,北部新建了儿童乐园,成为乡村游的新景点。

淮河南岸也有曹操屯兵的遗址,龙子湖东岸的曹山,就是因曹操得名。

曹山有南北两峰,故又名双龙山。北峰海拔103米,南峰矮了40米,山势狭长,近南北向分布,东西宽近1公里,长逾2公里,紧傍龙子湖。蚌埠市区的东出口原与京沪铁路一致,都是从曹山北麓绕行,由市区凤阳路向东通往门台子,进入蚌埠至合肥的公路。1973年,胜利路向东延伸与蚌合路连接,曹山南北两峰之间的马鞍形凹处被斜辟成公路,成为蚌埠东向的新出口。滚滚车流中,人们已看不见当年的金戈铁马、虎

帐大营。而明代《凤阳府志》记载,此处曾是曹操的屯兵之所。

“三曹”父子与“建安七子”是文学史上“建安文学”的代表性人物,在他们的作品中,也留下了蚌埠印记。

建安十四年七月,曹操大军南征孙权,沿涡河下行,至怀远涡河口,泊舟东山。河道是古代的高速公路,舟船比车马运能更大、效率更高。淮河第二大支流涡河是中原地区连接东南地区的重要水道,涡河入淮口在怀远荆山之北。征吴大军在涡口集结时,曹丕著《浮淮赋》,自序“建安十四年,王师自谯东征,大兴水军,泛舟万艘。时予以从,始入淮口,行泊东山,睹师徒,观旌帆,赫哉盛矣,虽孝武盛唐之狩,舳舻千里,殆不过也。”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王粲作《浮淮赋》,“征鼓若雷,旌麾翳日”“凌惊波以高鹫,驱骇浪而赴质”等夸张的词句,描

摹出了征吴大军途经蚌埠时排山倒海的气势。

鲁肃·芦山·浇花井

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都知道,东吴的鲁肃是个有谋略的老好人,力主联刘抗曹。在他的坚持下,邀请诸葛亮入吴谈判,最终促成孙刘联盟,赢得赤壁之战胜利。蚌埠地区也流传着鲁肃的故事。

蚌埠市区东南李楼乡境内有两座山,一东一西,现名东、西芦山,旧称鲁山,相传是三国时鲁肃的地盘。成书于明天启年间的《凤阳新书》,记载了鲁肃在鲁山聚粮屯兵的故事。

生于临淮郡东城县的鲁肃,“少有壮节、才智过人”。在兵荒马乱、烽烟四起的汉末乱世,鲁肃就在鲁山一带招兵屯粮,筑城自保。传说东鲁山有鲁肃当年留下的“金、银、米、面”四个大屯,经过千年的风吹雨打,山脚下古城的痕迹依稀可见,但传说中的四个大屯已无迹可寻。史料记载,时为居巢乡勇头领的周瑜,曾来鲁山向鲁肃借过粮。据说鲁肃一听周瑜来意,毫不吝嗇,一挥手就把一半的家当——满满一仓三千斛粮食给了周瑜。两人意气相投,后来一道投奔孙权,都得到重用。

鲁肃和周瑜一样,都是东吴的股肱之臣,惜两人都是英年早逝,鲁肃享年仅46岁。

清代《凤阳府志》记载,芦山东麓的梅郢孜,即今天的龙子湖区李楼乡黄郢村梅家自然庄,有鲁肃旧居和鲁肃浇花水井。旧时房屋早已无存,文物普查时曾发现约12平方米的彩砖地,考古人员鉴定其花型为汉代菊花图纹;古井保存至今。原郊区政府曾在1990年代出资修缮了井台,并立碑保护。保护碑于数年后被拖拉机撞毁。2018年,龙子湖区再立文物保护碑。

梅郢村只有几十户人家,鲁肃浇花井靠近村南,至今仍可使用。井内壁用青砖环砌,口小肚大,下望幽暗深邃,井水距地面5米左右。覆盖井口的井栏由整块石板雕凿而成,口部圆形,内径52厘米、外径75厘米,略有残损,边沿沿水拉绳留下的沟痕有数十道,深深的绳痕足见沧桑岁月。

董奉·杏山

还有一位与张仲景、华佗齐名的传奇神医董奉,在蚌埠留下“杏林春暖”的佳话。

与西芦山毗连的一座小山名杏山,《凤阳府志》称为银山,三国时期董奉曾在此隐居。董奉是东吴的得道高人,精通岐黄之术,与张仲景、华佗一起被后人誉为“建安三神医”。传说不仅能起死回生,还能役使百兽、呼风唤雨。与董奉生活年代相隔不太远的晋代名士葛洪编著的《神仙传》里,记载了董奉的事迹:

交州刺史杜燮得毒病,已死了三天,董奉往他嘴里塞了三粒药丸,用水灌下去,让人捧起杜燮的头使劲摇,以便让药丸下肚。过了一会,就看见杜燮的手脚有了点动静,慢慢地脸色也正常了,半天以后就能坐起来。几天后杜燮讲述了他在鬼门关走一遭的经历,听者无不惊悚。有一年大旱,民生艰难。当地县令知道董奉有神通,就带着酒肉礼品找董奉求雨。董奉说下雨不难,但是我的房子七穿八洞,哪能挡风雨呢?县令很“听头”,马上说,只要能下雨,给您盖新房!次日县令亲自带着百余工匠来盖房,很快立柱架梁,搭好结构,在众人准备从几里外运水来和泥垒墙的时候,董奉说,不要运水,傍晚就会下大雨。结果傍晚一场大雨“高下皆平”,百姓欢呼雀跃。

董奉每天给人治病,从不收钱,只要求在他住的山边栽杏树。患者争相栽杏回报,大病愈后种五棵,小病愈后种一棵。数年之后,小山及周围杏树成林,山中的百禽群兽都在杏林中游戏。杏子熟了,董奉定下“一升谷换一升杏”的规矩,任人自由换取。据说每年换得的谷子有两万余斛,都被董奉赈济贫民,帮助穷人了。

“杏林”后来演化成中医的誉称,也代表悬壶济世、德艺双馨的中医文化。“杏林春暖”“誉满杏林”等则成为民众对高医大德的赞誉。



投稿邮箱:
4034444@126.com

触景生情

端午锦 端午近

□王 青

天气开始燥热的时候,院子里的端午锦也过来赶热闹。从浅浅的粉红,胭脂色的玫红,略带橘色的洋红,正大仙容的朱红,到幽暗的深红,近乎发黑的紫红,端午锦的花色几乎涵盖了整个红色系。当然也有清纯的白色花,闪烁于深深浅浅的红色花之间,只能算少数派。

端午锦这花虽然平常,可名字却不少,蜀葵是端端正正的大名,来历用不着探究,那个“蜀”字早就剧透了它的前世今生。蜀葵这名其实也很好,但我总疑心蜀葵的“蜀”或许应该是秣秸的“秣”,同音,但更形象。从前我外婆叫它秣秸花,正像是对于庄稼的称呼。我也跟着叫了很多年。这花喜欢庄稼似地聚一起,高大,壮硕,不矜矜,花开在城,倒有了几分归田园居的亲昵。但在她老人家眼里,这种植物甚至还不如庄稼,有着中看不中用的轻视。

叫它一丈红的也不少,因为粗枝大叶的它不费劲就能长到两三米,难怪人称一丈红。那高高擎起的花洋溢的是一派天真豪情,只是泼辣之中少了婉约柔情几许,感觉它与风花雪月里的花毫不沾边。若按时间季节来命名,叫大麦熟也很恰当,麦收前后,这较劲的花不失时机地去和麦子们抢镜,当然也可能是想着去锦上添花。不管怎样,我还是喜欢叫它端午锦,一开端午锦,端午就近了。就像节日日的前奏曲。

花如木槿花相似,叶比芙蓉叶一般——虽说这花形如木槿,叶似木芙蓉,可它还是有着诸多的与众不同,还是要努力开出自己鲜明的个性来。你看它向上的茎干忘我地长啊长啊,各个都高过了人头,真猜不透这颀起的高音要在何处休止。比这花迟开的有一种花叫锦葵,除了名字,花的相似度极高,当然个子也甚矮小,与高大茁壮的它相比,简直就是小巧玲珑的美人儿。

端午锦开花有一种爆发力。四月一到,它睡醒般地从开始发力生长,小包袱状的绿花苞陆陆续续就挂上了枝丫。再过些日子,连续几个大太阳,绿包袱皮一抖开,密匝匝的花就像接力似的,不是一朵接一朵,而是一串接一串,用我外婆的家乡话说,开得“扑扑隆隆”的,就像这花自带了同步的配音。我听了叹服民间汉语的伟大,搜肠刮肚也没找到哪个象声词可以替代。确实确实,这花开起来很有威武的大气势,不偷懒不惜力,也不留白,这如锦的绚丽一铺开,就预告着盛



蜀葵

大的节日将要来临了。

端午锦,端午近,年年精准得要命。这花铺天盖地的那么一开,就警示你这一年的时间挥霍得差不多了。人过端午年过半,想想都要惊出一身冷汗。所以端午是要躲的,惹不起总躲得起吧,也就是老话所说的“躲端午”,就好比端午的门插艾蒲,就是躲的一种习俗……除了躲不了的时间。那一路追杀过来的时间却是谁也躲不了的,唯有勇敢地直面迎击。幸亏时光不会倒流,否则万物一定会朝着旧岁月里疾步奔跑——这想象中的倒行逆施,于我们芸芸个体而言,其实不就是缅怀那花一样凋零的青春吗!

我珍藏着一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。他身后小楼的原址就在我现在居住的小区。这是人世间多么难得的机缘巧合啊!簇拥着他的的那些花儿开得灿烂如锦,就如同他们这一代人的锦绣年华。因照片标注的时间是六月,起初我一直以为那花应该是端午锦,多年后才发现其实并不是。花开人归去,是什么花早已不再重要。现在的我生活就在他曾经的工作地,每天在他照片上的那片土地上走来走去,一年年看花开也看花落。

“昨日一花开,今日一花开。今日花正好,昨日花已老……”于是,这时节开得红红火火的端午锦,在容易感伤的人眼里,这红就成了愁红,这绿也就成了惨绿了。不过像我这样容易哄自己欢喜的人看来,这红红得大气,这绿也绿得明朗。煌煌人世,只要有了这端午锦的锦做铺垫,再粗砾的日子立马也会柔软起来,怎么看都有几分锦年锦时的样子了。



硬笔书法
沈乐天(九岁)书



扫描二维码浏览更多图片视频